

# 看浙江如何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—— 艺术乡建，以“美”相见

本报记者 沈昕雨

中国的乡村，是家园，更是回望乡愁的归处。

7月14日至15日，一场以“艺术乡建”为主题的全省现场会在衢州柯城区举行，总结以往“艺术乡建”工作经验，并将在新起点上再动员、再出发。

2021年，浙江省文联在全省文联系统对“艺术乡建”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，明确要发挥艺术界的强大动能，以审美的普及与品质提升，助力全省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。今年5月，省委

宣传部、省乡村振兴局、省文联共同印发了《关于开展“艺术乡建”助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见》，让浙江的“艺术乡建”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性纲领和行动方案。

“艺术乡建”要做什么？浙江为什么选择以“艺术”之名破题新时代的乡村建设？近日，记者在杭州市萧山区、长兴县、衢州市柯城区、江山等地采访，感受乡村振兴中的文艺力量。



衢州市柯城区余东村 浙江省文联供图



“生长着的欢潭”摄影展在欢潭村里沉浸式展出。

杭州市萧山区文联供图



长兴县小沉湫村“文艺村长”田家村(中)与村干部商议怎样打造历史文化村落。  
长兴县文联供图

## 一村一品 唤醒乡村活力

放眼全国，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案例有许多，但浙江，想站在不一样的起跑线上。早在2018年，浙江就开始乡村振兴五年行动，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。当前，在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阶段，浙江对推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、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王丽云研究乡村多年。她说，从整个“艺术乡建”探索的过程中可以发现，如今浙江的“艺术乡建”工作，是在浙江奋力推进“两个先行”的背景下提出的，它是“文化振兴”的进一步深化，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驱力，意在重构人与人、人与乡村、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有效激活人的个体价值和乡村资源价值，振兴乡村产业、美化乡村环境、复活乡村文明、助力乡村治理，从而使乡村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炎炎夏日，记者走进衢州市柯城区余东村，村里满是色彩艳丽的墙画。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几位爱好画画的余东村民在文化馆老师指导下，走上了农民画创作之路，为“余东画村”埋下艺术的“种子”。这些农民艺术家“白天扛锄头，晚上提笔头”，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创作，成为了当地一道特别的风景。

此后，余东村建成中国乡村美术馆，吸引全国农民画专业委员会落户，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美术学院、浙江传媒学院等省内外院校也在此设立研学基地，逐渐打响了“中国第一农民画村”的品牌。如今，以农民画为核心，余东村形成了“农民画+文创+旅游+研学”的文化产业链，实现了农民画从卖画到卖文创、卖版权、卖风景、卖旅游的“四个转变”，用画笔绘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。

江山大陈村巧用一首村歌带动整个乡村富起来的故事，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。歌曲《妈妈的那碗大陈面》，围绕

大陈村孝文化故事“大陈面”创作，不仅成为村民关系的桥梁和纽带，还延伸出了微电影、婺剧、越剧、舞台剧、音乐剧等多种版本，让大陈村的品牌文化进一步推广。

村歌还助推了“大陈面”品牌产业的开发。如今，大陈村的大陈面年产2000吨，产值800万元。在浙江、福建、江西等地有30多个代理商。得益于村歌的品牌效应，大陈村各项产业陆续振兴，游客慕名而来的同时，吸引了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回巢创业。

打造乡村品牌，彰显地域特色，是浙江“艺术乡建”工作推进的一大特色。通过挖掘乡村历史文化、民间艺术、生态等资源，2015年至2020年，省文联各机构分别与地方协同共建117家“浙江书法村”(社区)、35个“国乐乡村”、2个“中国摄影艺术乡村”、72个浙江省“传统戏剧特色村”。

在这背后，王丽云也看到了推进“艺术乡建”过程中乡村运营者的重要性。她说：“单纯的艺术改造乡村，在后期容易出现动能不足的问题。而‘艺术乡建’的内涵涉及乡村文化、产业、环境、乡风、社会治理、生活幸福度等多维度，乡村运营者既要懂得艺术产业发展规律，又要能遵循乡村发展规律，并能在项目设计之初，就有‘整村IP化’打造思路。”

当前，越来越多乡村开始具备这样的理念，并形成了多个特色鲜明乡村品牌，但浙江仍亟待补充这方面的综合性运营人才，以形成长期的区域品牌效应。

王丽云特别提到山区26县的乡村，由于浙江乡村资源分布不均，空心化现象仍较严重。要重新焕发乡村活力，就要实现从“建设乡村”到“运营乡村”的思维转变，只有优化凸显乡村特色，坚持以品牌化思维整体谋划乡村发展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，走城乡融合和资源共享的发展道路，才能真正复活乡村，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。

## 文艺村长 重塑乡村魅力

艺术搭台，乡村唱戏。艺术走进乡村，是对其社会价值的重新激活。省文联书记处书记吕伟刚表示，在“艺术乡建”工作开展的过程中，要做的就是联动各地文联，聚合高校艺术学院师生、文艺“两新”等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其中。

这并不是一时的下乡“送文化”，而是要长期“种文化”。当前，浙江的乡村并不缺匆匆而来、又匆匆离去的艺术家，缺的是能长期扎根、并带动村民参与艺术创作、助力乡村良性发展与治理的文艺人才。

作为尝试，浙江探索实施“文艺村长”制度。去年，这一制度在慈溪率先试点，如今其他地区也开始“尝鲜”。

不久前，长兴县迎来了首批10位“文艺村长”驻村。他们承担着参谋员、组织者、辅导员和宣传员的角色，不仅要协助所驻村挖掘、展示、弘扬乡村文艺文化资源，帮助培育组建特色文艺团队、培养文艺骨干，还要用文艺的形式，帮助所驻村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、特色农产品等宣传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湖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长兴县作家协会主席田家村，一个多月前受聘成为长兴县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小沉湫村的“文艺村长”。记者联系上他时，他刚和小沉湫村党支部书记钦建华走完村庄。“小沉湫村正准备创建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，这也成了我到村里的第一项任务。”田家村说，驻村一个多月里，他在村里多次实地调研，村中的石桥、石堤、古树、古庙、老街等位置和数

量，都了然于胸。

田家村还在思考，如何把传统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，怎样去发挥乡土文化在改变村民思想观念、价值追求、审美意识等方面的教化功能。和村委相关负责人商量后，他已列出了小沉湫村下半年的文化活动安排表，包括读书会、剪纸等传统文化展示，还计划邀请作家来村进行采风创作，他想要做的有许多。

“这次下村对我的触动很大。以前，我们主要为村民送欢乐，是乡村振兴的歌唱者、鼓掌者、旁观者。而今天，我们沉下来了，成为乡村建设的规划者、指导者、直接参与者，将优秀历史文化解码落地，这就是‘艺术乡建’的主动作为。”田家村说。

“村里来了位‘文艺村长’，好像是不太一样。”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的村民们感受到了变化。

“文艺村长”卢湘敏刚驻村，就带领县戏曲家协会的志愿者到村里开了一场“文艺走乡村”活动，为村民送上“戏曲大餐”。志愿者们还给村民进行了简单的戏曲知识培训，教唱段、手法、指法和台步等技巧。“接下去，我们准备在村里成立一个戏曲团，安排我们戏协的志愿者骨干轮流进行培训。”卢湘敏对下一步工作已有了新的打算。

“我平时就爱哼小曲儿，但缺指导，只是自娱自乐。跟着专业老师学确实不一样，我已经把老师要上课的时间都空出来了。”顾渚村村民陈洋期待，“文艺村长”能为村庄带来更多向上的力量。

## 农民参与 激发乡村潜力

浙江推动“艺术乡建”的解题路径比以往清晰了，一个以文化艺术联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的蓝图，正逐渐铺展。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这条有着浙江特色的思路，还有更大的目标——到2025年底，浙江预计打造50个“艺术乡建”省级典型案例，建成100个省级艺术特色示范村、1000个市级艺术特色示范村，搭建一批“艺术乡建”交流展示平台，形成一批特色凸显的“艺术乡建”品牌成果。

要实现这个目标，任重道远。

经过长期的乡村调研，王丽云发现，浙江在艺术介入乡村、振兴乡村方面，乡村主体的主动参与性有待进一步提升。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”，她认为，艺术乡建的最终落脚点是人，发挥村民的主动创造性，提振村民的文化自信，着力打造一支生机勃勃的乡土人才“生力军”，更能有效激发乡村内在活力。

杭州萧山区进化镇欢潭村，通过摄影艺术进行了试验。村里一座闲置老屋外，挂满了精心装裱过的照片。屋内，是一组组和村庄有关的照片：古村风景、人物特写、居住环境变迁、生态环境展示、生活日常素描等。这里，既有欢潭村丰厚的文化底蕴，也再现了村民起居的生活日常。

照片是摄影家拍的。今年，浙江省摄影家协会联合萧山区委宣传部、萧山区文联和摄影协会，推出“生长着的乡村”——萧山美丽乡村驻地摄影项目，计划用1年左右的时间，组织摄影家走进萧山20个美丽乡村，进行长期的、深入研究的影像创作。欢潭，是“生长着的乡村”——萧山区美丽乡村驻地摄影项目的第一站。

此前，24位萧山本土摄影家和来自省外的摄影家，与导师傅拥军、拉黑一起，深入欢潭村，以驻地创作的方式进行田野影像调查采访和拍摄。

这样的记录对摄影家来说是创作，也是洗礼；对村民来说，则是记录与发现。

“我们在欢潭村待了一个月，每天要在村里转好几圈，观察村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状态。”萧山区摄影家协会主席董伟说，一开始，有许多村民不理解，

觉得这些背着大镜头的人好麻烦。大家熟悉后，对发现和寻找自己村里的美好，村民们来了兴趣，有的人甚至会主动提供线索。村民田永忠指着的一组照片说：“这组以小家变化反映村庄变迁的照片，就是我主动跟摄影师提起的。”

最终，摄影师创作拍摄了600余幅摄影作品，并以“生长着的欢潭”为主题，结合村景、村貌、古宅、民巷等进行沉浸式展陈。

看着照片中浓烈的乡土气息、鲜明的时代印记，欢潭村的村民徐钱权不禁感慨：“没想到家门口的树拍出来还能这么好看。接下来，不仅要好好爱惜村庄，我还要让更多人知道村里的文化和故事。”

通过这次摄影展，不少村民开始意识到，自己所居的乡村，祖祖辈辈在这里一砖一瓦的付出，用岁月成就了无法速成的美丽。它值得后代们付出、传承与建设。

欢潭村党委书记李梅栋也欣喜于拍摄带来的改变。“我们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完成蝶变，但在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的同时，村民对村落文化的认知、参与建设乡村的自信心有待提高。”他说，这一次，从前期的人户调查到中期的志愿者协助，再到最后展览的共同参观，村民都全程参与，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通过艺术深度参与建设家园的机会。

当各类文化活动陆续进入乡村，耳濡目染间，村民也会慢慢从“旁观者”成为“参与者”，最终变成“创造者”。

省文联党组书记、副主席、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守卫表示，接下来，将继续发挥文联系统的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，鼓励支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用文艺方式、文艺因子激活乡村资源，赓续浙江千年文脉，繁荣振兴乡村文化，丰富农民精神生活，赋能乡村产业兴、环境美、百姓富、治理好，为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“两个先行”赋能塑形铸魂。

随着众多调研、实践的不断深入，浙江的“艺术乡建”工作，正朝着更具针对性、有效性和前瞻性的方向发展。我们期待，通过艺术让村民生活更幸福这一美好愿望，能在越来越多的乡村可见。

## 专家点评

## 激活人的个体价值

沈勇

“两个先行”背景下的“艺术乡建”，其最终目标与“共同富裕”“现代化”的诉求是一致的，那就是“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”。

共同富裕提出的“物质富裕、精神富有”正是对这一终极目标的形象诠释。“精神富有”的含义并不仅仅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多样与供给的满足，其最终指向是使人满足审美需要，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。

艺术，恰恰是实现“精神富有”的上佳途径与载体。以艺术为载体的“乡建”，最终的指向就是净化人的思想，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、行为习惯，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个人以为，以文艺的方式介入乡村建设，能有效激活人的个体价值和

乡村资源价值。“艺术家驻村”“文创团队驻村”，从“外援式”向“内生式”的转变，培养了农民艺术家“以艺赋产、以艺兴旅”。以艺术赋能产业发展，走出了“艺术乡建”的重要一步，把“送文化”变成“种文化”，以美育点化并触发构建提升人的审美能力、净化人的审美意识、培育审美素质和审美人格的有效途径，才是“艺术乡建”真正要做的“建”。

“未来已来，远方不远”。浙江在“艺术乡建”上的先行先试，希望能为未来的中国带去具有高度推广与复制价值的样本。

(作者系浙江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秘书长)



江山市大陈村村歌比赛现场。  
拍友 沈天法 摄